

足有半年时间,我的右腿从走路疼痛,到更疼痛,到步履维艰,生活质量跌入谷底。都说患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大概率要么喝酒过量,要么长期使用激素,而我既不喝酒又不服用激素,冤不?该不是我是徒有作家的虚名,“坐家”的时间长,坐出来的病吧!

马年换“新蹄”

章慧敏

我的保髋治疗持续了近一年,最后连医生都说如果不能缓解病痛还是手术吧。这句话意味着髋关节置换手术实属华山一条道了,可我又陷入了另一个迷惘:毕竟是个大手术,我能找到一位令人信服的好大夫吗?

大数据时代,有疑惑就有答案。网上不时推送着各地的网红医生,每一个专业名词,每一个成功案例就像在为你量身定制,甚至还有更直接的找好大夫的方法:与其托人找关系,不如问一下手术室的护士,谁的医术高明,他们的心里自有本账……

那天小聚,闺蜜说起她老妈当年股骨颈骨折时是中山医院人称“一把刀”的施医生做的手术,效果很好。尽管我不认识施医生,但那几个关键信息竟让我振奋不已,我赶紧预约了他的专家门诊。可医生是见到了,失望却也跟着来了,因为他现在不接手术了。施医生一定看出了我写在脸上的沮丧,安慰说他会替我介绍一位专做髋关节置换手术的主任医生。

说着便在纸上写下了邵云潮的名字以及他每周的专家门诊时间,还加上一句:就说是我介绍的。我的感激发自肺腑,他的话驱散了我心头的阴霾。那个下午,尽管我攥着“通行证”心里却仍觉忐忑,我不清楚医患间的沟通会不会通畅?正在这时,有位拄着拐杖的病人进入了诊室,一不小心将医保卡掉在了地上,他艰难地弯腰,却被邵主任抢先捡起。这个细节让我看到了主任的眼里不只是病,还有人,那一刻,我的心头涌起一股暖意。

候诊的病人很多,排在我前面的是位胖阿姨,那天是她做膝关节手术后的复查日。只见她一面大口吃着糕点,一面毫不吝惜地夸赞邵主任手术做得好。恰巧这时邵主任出了诊室去洗手间,见到胖阿姨调侃道:“少吃点,要长胖了。”胖阿姨连忙解释中午饭没吃就赶来医院了。邵主任说:“那也不能多吃,膝关节要承受不住重量啦……”二人的对话平等而轻松,听得候诊的病人也跟着乐了。

轮到我就诊时,病况在X片子里一目了然。邵主任说:“你都骨头磨骨

头了,难怪走路疼痛,要做手术的。”我告诉他就是害怕手术才一忍再忍。他笑着说:“不用怕,不疼的。”我暗付这是安慰人吧,我又不是没看过视频,尽管好些镜头打了马赛克,但那些电锯、锤子、钉子依旧看得清楚,看得人脊背发凉,这股折腾哪会不疼?

不过,安慰的话病人还是愿听的。我想起老友阿梁说自己的血管特别细,每次打针很少一次成功。那次他住院输液,护士说她是儿科病房调来的。阿梁放心了,自己的血管再细也比孩子的粗吧。后来才知道护士是为了宽慰他才编了个善意的谎言。手术第二天,邵主任查房时问我感觉如何?我居然问了个傻傻的问题:“怎么不觉得疼?”他回答:“是不疼的呀。”直到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那句“不疼的”并非空穴来风,而是医生的底气。他接下来的话更让我大吃一惊:“可以下地走走,正常上厕所。”此时,离手术结束不到12小时。

医德和医术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子。在病人心目中医德是心,医术是手,是几代医生守望善良的温和和厚度。我庆幸自己遇到了好医生,使我在马年换上了“新蹄”。往后的日子咱不求风驰电掣,只盼步履从容地慢慢走、稳稳走,让脚步留在踏实的人间烟火里。

在人生的漫漫征途上,能得一位良师悉心引领,是难以言喻的幸福。我身边的这几位朋友,他们与师父间的点滴过往,桩桩件件,洋溢着温暖与力量,也让我由衷感叹:有个师父真好。

周老师,是西泠名家,是曹老师的师父。有时,我们从乡下出来,拔几棵青菜,挖几个萝卜,顺道给老两口送去,老师和师母乐开了花。忙着泡茶,分点心。天南海北地聊上一通后,言归正传——贤弟的印章有新意,特别是那枚语出《周易·履》“素履之往,独行愿也”,篆书、刀法,有规矩,坚定又超拔。得了老师的夸奖,曹老师心花怒放,就像小时候练习本上老师画了五角星一样陶醉。出门的时候,带上师母早准备好的精致糕点和奇异水果,那天喜地地回家还。

曹老师又意外得了宝。他跟我说:“昨天,师父电话里说,‘我把印章《巴事顺遂》送给你,你有空来取。’今天上午去师父家,《巴事顺遂》已经装在精致的盒中。”印为白文,浙派风格。章法上,可谓“三密一疏”,即四方印章,三个地方安排得紧密,一个地方笔画少,显得疏朗,正如印学理论上说的“疏可走马,密不容针”。大块留红,格外醒目。一个边款是:甲辰岁杪,刻此自祝,巴事顺遂,秉谷祈。又一个边款是:乙巳杏月朔后二日,诒予左徒仁棣,秉谷又记。“师父说师门里只有我是属蛇的,送给我,既是纪年吉语,又可作我的专用闲章。”

曹老师说这话时,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感动,满满的幸福。这小小的印章,承载的是师父沉甸甸的爱与祝福。他感慨地说:“有个师父真好。”

曹老师告诉我,师父当年追随江先生,一心想学浙派篆刻精致工稳的精髓,小心谨慎,亦步亦趋。江先生已是毫耄,动不了刻刀,但眼力还是很厉害。师父把自己的作品拿给江先生看,江先生看了半天,吐出两个字:“忒板!”这两个字如

有个师父真好

陈美

同一记重锤,敲醒了师父。江先生又说:“学艺术不能一味模仿,要有自己的东西。”师父这才明白,学艺的路上,不但要打好秦汉印基础,还要“善假于前贤”,刻苦磨砺,从“作茧自缚”的人格转到“破茧化蝶”的出格。从此努力钻研,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,渐渐有了自己的风格。

我在《亦静居四代朱迹》的序言中读到这样一段话:“篆刻艺术的精进精神,就在于知传统之义,承传统之美,传传统之道,发传统之威,使之生生不息。说到底,‘守成’需要有超常的勇气,需要有不计毁誉的态度,需要有对历史、现时和未来负责的心胸。”此语虽为江先生艺事人品而发,然而,这话对于曹老师的师父周老师来说,正如其任重道远啊!

曹老师的师妹每次交作业,心里就直打鼓。篆章布局怎么安排,线条粗细怎么把握,气息怎么灵动起来,这些问题让她头疼不已。于是,她惴惴地跑去老师家请教。一进门,老师就看出她的心思,拉她坐下,一边比画一边说:“你看这布局,要疏密得当,就像画画,该留白的地方就得留白。”师妹离开时,仿佛惊弓之鸟被安抚成了梁上小燕,心里不再空荡荡的。她感慨地说,退休在家,容易懈怠、放纵,有个师父,耳提面命地鞭策和激励,让她重新拥有了归属感和重新出发的动力。

我想到了自己三十多年教学生涯中不同阶段的师父,他们或率先垂范,或加磨练;如暖阳,似霹雳,那慈悲情怀,真的有“山光悦鸟性,潭影空人心”的欣喜。

有个师父真好,他们用丰富的经验、深厚的学识与无尽的耐心与爱,为我们拨开迷雾,指引前行的方向,让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迈进,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如今,我也忝列师父之列,我该怎样感恩并济,才好呢?

外婆的葱烤大排

邵展

今年是马年,也是我的本命年。新年伊始,我来到徐汇滨江,坐在岸边平台,手捧咖啡,望着波光粼粼的江面,热气袅袅升起,记忆被拉回到24年前的除夕夜。那时,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场景历历在目,外婆烧的葱烤大排骨,至今令人啧啧称赞。

外婆家在霍山路,靠近如今的北外滩滨江。弄堂里人流穿梭,热闹非凡。我们走进外婆屋里,她亲切地招呼:“来啦,菜马上烧好了,快坐快坐!”亲戚们陆续赶来,饭桌上相谈甚欢,规划着未来的生活,憧憬着新年的美好。左邻右舍经过门口,屋内屋外相互回应着新年问候;每家每户的菜香在空中弥漫交织,似乎也在迎接新年的到来。大人们帮着外婆忙前忙后地端菜,孩童们叽叽喳喳笑语萦绕耳旁,时不时还能听见鞭炮响彻天空的鸣叫声。

年夜饭的主打菜是我最爱的葱烤大排骨——外婆的拿手好菜。大排骨切得大小匀称,烧的时候火候特别讲究。夹一块放在嘴里,肉质干而不柴,脆而不焦,底下铺着浸润的油葱,一口下去,葱香和肉香完美融合,酱汁锁在肉中,让人难以忘怀。不一会儿,一盘大排骨就全下了肚。我曾好奇地向外婆“取经”,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导。如今我的厨艺虽未达到她的水平,但每次做大排骨时,总会想起外婆教我烧菜的往事。

呼啦啦的滑板声,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徐汇滨江岸边。看着小孩惬意地往前滑行,不禁感慨: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!望向徐汇滨江起伏的江面,远眺周边造型独特的建筑,感受绿意盎然的环境与人流不息的氛围,恍惚间,外婆的音容笑貌出现在眼前,仿佛同我一起见证滨江风貌蝶变的斑斓。此刻,“水脉”传承着“文脉”,“绿脉”带动着“人脉”,滨江沿岸历经数年修建,将迎来新一轮转型提升,上海“海纳百川,追求卓越,开明睿智,大气谦和”的城市精神,正是一脉相承的。

山中落雨,落得世界好小。屋子也好小,人躲在山脚小小的屋子里。山路泥泞,哪里也去不了。把自己关在二楼的房间里,开着昏黄的灯,睡了一觉又一觉。梦中如在海上,浮浮沉沉,氤氲水汽围裹全身。

城市里带回的两只猫,在渐渐适应山中落雨的寂静。一只怕生,钻进被窝匍匐不动。另一只猫倒是谁都摸得。它的不情愿,最多只哼哼唧唧,娇媚温柔得不像话。

窗外,山岚裹住山峰。立春过后,雨水变多,山岚愈来愈浓稠。昨日入

夜时,回家路上也这样,在山顶的那段路,白蒙蒙一片。偶然只有黑色的枝丫剪影从车窗上掠过。

我喜欢在山中的夜间行路。山中的路,一点灯火也无,陷入彻底的黑暗。城市里没有这样彻底的黑色,那种凝固的浓稠的化不开的黑

色。只有两束被水雾化开的车灯照着前方的迷迷瞪瞪,却令人觉得安心无比。

弟弟把车开得慢慢,我坐在一旁,听着雨刮器规律划过玻璃窗的声响,足够昏头昏脑。透过车窗,看一幕幕剪影从眼皮上滑过,水汽令人感到双眸冰凉。车身在山路间漂浮,我眨眨眼,即将落下去的白日里是淡蓝色的,而高山的雨天似深海。如果不落雨的山中夜晚,就要明亮得多。多年前某一个中秋的夜晚,全家人在晚饭后开着车出发,去某一个遥远的山顶寻找一轮据说有脸盆那么大的月亮。那一晚的星空很亮,我们赶在月亮爬上山梁时赶到目的地,站在两株松树之间,等待一轮满月的升起。

山中落雨。带着冬日的寒凉之气。山峦变成深绿色,空旷昏昧。

母亲来了房间好多趟,她的脚步轻,如一种来

自深山灵巧的兽,比如鹿。当我醒来,她便坐下来,自顾自开始说话。许是邻居家又养了一条小狗,许是伯母凤凤又跌了一跤……许多消息,有些似乎是上一次听过的,有些是更早时听过的。山里人是这样,太寂寞了,总是自顾自说起话来。因为寂寞,近来发生的事,曾经发生的事,遥远的事,发生在前,哪些事在后,而我歪着头,任由那些老生常谈的琐碎之语飘荡在脑袋上方,很快,它们飞上天花板,从窗户的缝隙中钻出去,最后飘向无尽的远方。我又沉沉睡去。

再醒来,雨已停了一会儿,我穿上母亲拿来的厚厚的棉衣,下楼去看院子里的山茶。一大盆玫瑰色山茶,结满了小小的花苞,花苞上,又结满了小小的水

珠。院子里,还有桂树、海棠、樱花,还有一株柚子树。年轻的柚子树是第三年结果,结出了整整七十二只硕大的柚子!一整个冬天,母亲都手捧柚子去邻家串门。

走到一户人家去看小狗,四只新生的小狗,浅黄色的,肥嘟嘟的,冲谁都摇头摆尾,带着初生生命的那种热情。你不知道它们看起来为什么这么快乐。但是看着看着,你就快乐起来。小狗的少主人高高个,成年后常年居于东北。十几年过去,南方山中的气息从他身上渐次剥落。我站在他近处说话,他身上植物的气息消失了,却多了雪的气息。雪在南方是陌生的。

逛到长长的祖屋。祖屋两端,分别住着大伯一家与二伯一家。大伯故去后,伯母有了新伴侣。这老人家却总怯怯的,习惯躲在小小的土灶后烧火,家里吃团圆饭,他害怕得跑回十几公里外的老家。母亲说,他的老家在更深更高的山上,独门独户,与世隔绝。想起故去



骏马奔腾(中国画) 王文明



儿子一直以来,就不是那种让人安心的“别人家的娃”。作业三催四请不说,笔尖还总是在本子上磨磨蹭蹭,蹭得人心头一把无名火。粗心大意更是家常,什么乘法看作加法,默写多个点少个捺的,我都已经见怪不怪了……为此,我和他爸便成了他学习上不可或缺的“监工”:在桌前守着写作业不说,每门作业都还得帮着再复查一遍;考前更是进入“备战状态”,陪着他复习、背诵,稍有松懈便忍不住念叨。即便如此,每次期中期末考试前,我依然焦虑,生怕他因粗心或复习得不到位而“掉链子”。

这次期末复习的关键节点,父亲突然生病住院。家里瞬间乱了套,一家人兵荒马乱

的,个个都忙得脚不沾地,根本顾不上儿子的学习,只好将他托付在爷爷奶奶家。临走前,我一遍遍地叮嘱他“好好复习”,可心里满是不安。不多时,奶奶果然告状,这家伙也就刚开始翻了会儿书,之后便自信地说着“都背好了”,心安理得地去玩了;语文考试前,他更是提出放学要去同学家,说是一起复习。我是打心底里不信——平时没人盯着都坐不住,和同学凑一起还能安心学习?可彼时的我,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核实、督促,只能咬牙听之任之,想着这学期的成绩,就随缘吧,等过了这关,再慢慢抓回来。

成绩公布那天,我满脑子是“破罐子破摔”的想法,甚至和他爸约定:“这学期是咱俩没空盯他,如果考砸了也别批评孩子了,不能全怪他……”可当小家伙兴冲冲地拿了成绩单回来,我却愣住了:语文、数学、英语都在班级前列,就连我最担心的那一门,居然也考得不错。家长会那天,老师特意表扬了儿子,说他这学期进步明显,课堂上专注力提升了,作业完成质量也很不错。我听着,心里百感交集。我总担心他不够自觉、害怕他粗心犯错,脑子里始终紧绷着一根“监督弦”。我知道生活上要培养儿子的自主能力,可在学习上却不知不觉地包办了一切。我害怕他“摔跤”,把自己当成了“拐杖”,可当“拐杖”缺席时,才忽然发现他自己原来可以走得

得很稳。

也许孩子也有自己的成长节奏。那些我以为的“不用功”,可能只是他需要更自由的学习氛围;那些被我反复强调的“粗心”,或许在他真正投入时,自然会慢慢改善。这段经历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我育儿中的焦虑与执念。我们总习惯于“为你好”的名义去干预他们的成长,却忽略了成长本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孩子需要在试错中学会自律,在自主探索中找到学习的乐趣。

他需要的不是一个“监工”,而是一个在需要时提供帮助,在进步时给予肯定的家人。丢掉唠叨和紧盯,给予信任与放手,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。长大的过程,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“管控”,松开手,成长自有答案。

“成长”自有答案

卫劭雯

七夕会

重逢 郭树清

近日,我在“今潮8弄”吹了一下“武州山的风”。云冈研究院把整座“音乐窟”搬来了,用3D打印、数字影像和VR交互,在黄浦江畔“重凿”了一座“流动的山”。我踩着莲花纹样的地贴,抬头,第12窟的斗拱与霓虹叠影,“伎乐天”的拨弦手势被0.1毫米级扫描定格,指尖仍带风沙。原创数字长卷里,横笛与潮汐同拍,鼓点与地铁共振。最动人的是“石光守护”暗厅,旁边屏幕实时滚动大同现场的温度、湿度、风速,上海与云冈,因数据而呼吸同步。30多年前,我第一次走进武州山。彼时去马观花,今天,当我再次与它对望,才懂“永恒”不是石头不老,而是每代人都用新的语言把它唤醒。北魏的匠人在石头上凿出“飞天”,我们用算法在云端复活“飞天”,手段更迭,对“美”与“庄严”的渴望是不断的长河。离馆前,我在互动屏上留了一句话:“愿我们都能成为石头的回声。”重逢并非怀旧,而是让过去在今日重新发芽。

养育